

血河

苏学文 著



华 艺 出 版 社

血 河

苏学文 著

华 艺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124号

8.2.2

血 河

苏 学 文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国营保定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2,125印张 260千字

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80039—788—2 / I · 33

定价：7.80元

引 子

那是春节后非常平淡的一个上午，阳光温和地照着村庄和田野，村庄非常寂静，田野也不喧闹，只有枝头上的几只麻雀在跳来跳去。

上尉站在老宅的废墟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上尉望着废墟上一丛丛枯黄的蒿草，想起许多年前，祖父和父亲在这座老宅的草屋里，给他讲起的许多这个村庄的故事。祖父和父亲一直在这座老宅里生养生息。祖父终年七十三岁，临终时，儿孙满堂。许多人都说老宅风水好。父亲终年只有五十七岁，也是儿孙满堂。但是，村人对老宅的风水就有了疑端。上尉在这座老宅里生活了十八年，便毅然逃离了老宅。

当上尉再次回到这座老宅时，老屋已经拆除，余下的只是一片荒凉的废墟。上尉有一种失去故园，飘浮云雾的感觉。于是，上尉竭力追回许多年前的记忆，找回些许能够慰藉自己心灵的旧梦。

这片逝去的故园，荒芜了上尉许多辛酸与幸福，上尉在离开这座堆满着尘埃的故事的老屋时，没有想到十几年后，他要把这些故事抖掉灰土，翻拣到阳光下暴晒。

上尉走过废墟，爬上堤坝，堤坝里积满着盈盈的河水，上尉看不出河水有什么异样，它依如留在上尉记忆中的茅河一样，夏日浑黄，冬天清亮。所不同的是，昔日的茅河鱼虾

任人捕捞，而今已是划为私有，鱼类有主了。

于是，上尉对故园产生了一无所有的感觉。

上尉唯有的是许多年前，发生在这片故园和茅河上风流悲壮的故事了。

.....

内容提要

从古至今三大诱惑：女人、权力、金钱。

女人是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世上有多少男人为了女人，举起刀枪，拉开战幕！

风水先生说：此地可出真龙天子。为了争夺天下，村夫与和尚联手，拉起队伍，企图坐上“龙椅”。

杏子美艳诱人，司令为了得到佳人，在和尚辅佐下，与土匪头子展开了血战。最后，杏子投入司令怀抱，司令却在野合之后，亲手杀死了女人。

本书既有男人的悲欢，又有女人的凄苦，既有江湖黑道的内幕，又有吃喝嫖赌众生百相。

一群赤裸裸的男人、女人为了情与欲，为了爱与恨，把一方天地搅得天昏地暗。

于是，血流成河……

责任编辑: 王月英
封面设计: 李 戎

第 一 章

一

民国二十三年农历正月初八，苏庄村民苏震乾身穿长袍马褂，头戴黑色礼帽，背上斜披红绸丝带，骑着家中的一头皮毛灰暗的黑叫驴，顶着温和的阳光，在苏庄一帮年青小伙子簇拥下，走出苏庄喧闹的人群，去十里外的郭家庄迎亲。

牵驴的是苏震乾要好的伙伴牛成彪。牛成彪穿着一新，脸上始终挂着憨厚诚挚的喜气，毛驴屁股后面跟着一群半大的孩子，叽叽喳喳地嬉闹着，他们盯着驴背上的苏震乾，指指戳戳，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

苏震乾从驴背上转过身去，朝着驴后的一个流鼻涕的男孩说：“回去告诉你妈，让她把裤衩脱给我。”

男孩说：“凭什么？”

苏震乾板着脸说：“昨夜里，你妈把我的裤衩穿去啦！”

男孩认真地说：“骗人！”

迎亲的队伍里响起一阵哄笑声。苏震乾等到笑声落下，才又说：“不信，回去问你妈！”

男孩在笑声中已从路边拣回了一块石子，他瞄着驴屁股，用劲一掷，圆滚的石子击在驴屁股眼上，毛驴痛苦地喷

出一个响屁，两条粗苕杆一般的后腿向后一炮蹶子，将驴背上的苏震乾掀在地上。

苏震乾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骂了句：“日你妈，小兔羔子！”便右腿一抬骑到驴背上。

牛成彪牵着缰绳，看了眼新郎官，说：“老三，今儿早上，怎么没见你大哥呢？”

苏震乾笑了笑，脸上有些尴尬，轻声地说：“大概跟四麻叔去‘掏窑’了吧！”

牛成彪咕哝一句：“家里办喜事，他怎么有心思去干那事！”

苏震乾叹了口气：“他不在家倒好。”

苏震乾两脚一磕驴肚，毛驴放快了步子，四只蹄脚敲在冬天干硬的土路上，响起了一阵阵有节奏的冬冬声。迎亲的队伍走出东圩门，踏上了向东的官道，一位走在前头上了年纪的“执事”，从肩上的褡裢里摸出一只“高升”鞭炮，用火纸媒子点燃，先是“砰”的一声闷响，半天后才在空中响起另一声“呖”的脆音。苏震乾望了眼空中，没有寻到那半截鞭炮在什么地方炸开，只觉得阳光象冬日的绵羊毛那样没有光泽，似乎空气中还飘荡着一股膈气。他眯上眼睛，谛听着人们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他的心头没有因娶妻而带来的喜悦，也没有因家庭的贫困而生出的烦恼，他浑身的血液在寒冷的北风中沸腾不止，他感觉到自己有些难耐的冲动，那冲动使他头皮绷紧，腿跟发硬。他不知道迎来的是什么样子的女子，是圆脸还是长脸，是大脚还是小脚？在他婚姻一度困难的时候，他曾经颓唐地想，只要是个女人，能生养就行。他父母生下他们兄弟四个，老大头秃，老二腿瘸，老四从小

得病，无钱医治，瘦得象黄豆芽，九岁的时候被父母送进了庄东的寺庙里做了小和尚。家里唯有他无病无残，相貌堂堂，算是芦柴中的一颗竹子。

可是，家业寥寥，三亩岭上的白碱薄地，半尺土下便是坚硬的石礅，红皮白心的火石遍地都是，年景好，风调雨顺，一年还能收上几担粮食。年景不好，再加上天灾人祸，一年也只得半年吃糠咽菜。苏震乾的两个哥哥，一个是好吃懒做，另一个是游手好闲东飘西荡。在苏庄里是出了名的赖子。

因此，苏震乾年迈的父母把延续香火的希望都寄托在老三身上。庄上有钱的富户都托媒人到河北岸的蒲汪庄物色女子，蒲汪庄和苏庄只有一条茅河相隔，但是，北岸水土好，长出的女人都细皮嫩肉，眉眼清楚，侍候男人也是知冷知热。苏震乾父母不敢奢想，只央求媒人眼里生秤，说下个不呆不痴的女子进门来，使他这一支人丁不绝就行。

媒人收了礼钱，经过一个腊月的奔跑，磨破了两双绣花棉鞋，终于大功告成，完成了这一成人百年的使命。那日，媒人在苏震乾家抽烟喝酒，商量办喜事的黄道吉日，苏震乾蓦然间插了一句：“那闺女……长得啥模样？”

媒人哈哈大笑：“不胖不瘦，不高不矮，进了门来，你就知道了。”

苏震乾不好再问，只得慢慢等着父母和媒人择选的黄道吉日的到来。

迎亲的队伍走了一程，又走了一程。他们走在灰白色的土路上，不停地说笑，鞭炮炸响后的纸屑在扬起的尘土中飘荡着，他们所说的话题使他们的身体在冬天里热气腾腾，冬

日的阳光似乎走得很快，转眼间，日头已悬到了头顶。

牛成彪张望了一下，就问驴背上的苏震乾：“望见影儿没有？天都快晌了。”

苏震乾看眼牛成彪：“我都不急，你倒急了。”

“我急有屁用。”牛成彪笑了一下，“娶了媳妇，就有家了。”

苏震乾说：“有了女人，就象牲口戴上了笼套。”

牛成彪说：“是牲口，都得戴笼套。”

苏震乾说：“你要娶，就娶河北蒲汪庄的，那庄的女子我见过，一个个都跟鲜黄瓜似的。”

“说归说，没那么容易。”

“玉凤也不小了吧？”苏震乾问。

“我不能委屈了她。”牛成彪说。

“挑个富户，多要些礼钱，你就不愁啦。”

“再说吧。”

于是，两个人都默然。只有十多个年轻人不停地说笑，还有那前面的“执事”走一段路放一个“高升”。牛成彪低着头像是在盘算着什么，他比苏震乾年长一岁，家境也比苏震乾要好，却一直没有媒人给他提亲。他和苏震乾同居一个村庄，两人从小厮混，按乡下的习俗，迎亲时新郎官身边的人应是族里同辈要好的兄弟，苏震乾让牛成彪给他扯缰牵驴，算是破了先例，也是给苏庄里牛姓的家族一次脸面。苏庄里，除了苏姓外，外姓都是小户人家，没有根基，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一旦出了官司或是红、白事，则就看出家族大小的势头。一般苏姓家族有什么事情都用族里人，只要招呼一声，立马就到，而外姓族人需要帮忙，特别是殓事，就要

孝子登门拜请，烟酒招待周全，若是有怠慢失礼之处，族大
户大的人真敢让殡主哭皇天。苏震乾让牛成彪相伴左右，明
显地让族里人生出闲话，但苏震乾知道，族上人拿他也没办
法，一家四条汉子，只他还讲些情理，讲情理的人做出的事
情，别人的唾沫星子只好咽进肚里。苏震乾和牛成彪默默地
走在冬日的阳光里，面前是一望无际灰色的瘦田，他们此时
很难想到在眼前这片土地上，他们将成为生死相依的伙伴，
走完他们辉煌的人生历程。

在一个岔路口，苏震乾终于看到远处道上走来一队送亲
的队伍。他们停下步子，“执事”从褡裢里摸出一挂“万
历”鞭，从路边折下一根树枝挑着，撮起嘴吹了吹纸媒子，
火纸媒子燃起火苗，迸跳几下息了下去。“执事”等着送新
娘的队伍走近了一些，便燃起了鞭炮。鞭炮欢快地炸响着，
漫天象是春日田野里开放的野花，色彩斑斓，药香沁人。

鞭炮炸完后，送亲的花轿已到近前。四个年轻的轿伏在
一群花枝招展穿红戴绿的女子相拥下，迈着四方步子，喘着
均匀的气息，表情丰富地扭动着腰肢。

苏震乾从驴背上跳下来，走近轿前，向送亲的队伍躬身
行了一礼。轿伏停下步子，曲身落下轿子。轿边的伴女们扑
闪着明眸，目光如蝴蝶扑花。苏震乾瞅了眼女人们，额上沁
出一层细汗。

迎亲的“执事”高喊一声：“准备，起轿——”

迎亲队伍中的轿伏紧了紧红绸腰带，迈着蜻蜓点水的步
子，一躬身将轿杆举上了肩。

“执事”又喊：“响器手，吹！”

迎亲队伍中的小伙子将背上、怀中的唢呐、笛子、锣、

撩取出来，待“执事”喊声落下，一班响器齐鸣，各种音调流淌出来，在冬日纯净透明的空气中交融一起，如雨后的彩虹，凑成一条明快欢悦的绸带，在花轿边飘来飘去。

红色的花轿颤悠悠地颠动着，送亲的女子们仍走在花轿的两边，换下的四个轿伕和送亲的其他人走在后面。苏震乾骑着毛驴走在花轿的前面。“执事”带着吹响器的走在头里。

沸腾的唢呐声在阳光下喧闹如潮，漫过人们的心头，在公路上流动，把男人女人们的心都泡酥了。冬日的田野空旷寂寥，茫茫荡荡，天空中有几片棉絮般的云朵在阳光的映照下，白莹透亮。偶尔，有几只鸟从公路上飞过，淡淡的剪影在迎亲的队伍中一闪即逝。

“执事”在响器声中仍然走几步放一只鞭炮。轿伕们迈着匆匆的流水步子，轿子又平又稳地向苏庄移动。

半个时辰，新娘的花轿到了东圩门。

“执事”正待点燃一挂鞭炮，突然，圩门边响起一排炸耳的枪声。十几个年青汉子身着皂青色棉衣棉裤，戴着黑色麻绒翻卷帽，随着一个四十岁年纪，麻杆一般瘦长的麻脸汉子迎出圩门。

响枪时，苏震乾身子一颤，忙从驴背上翻身下来，吃惊地一时慌了手脚。送亲的女人们更是慌乱一团，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麻脸汉子走到苏震乾面前，嘿嘿一笑：“震乾侄子，恭喜你啦！今天让我先饱饱眼福！”

“麻叔，这……怕不好吧？”苏震乾摘下礼帽，满脸不悦地说。

麻脸汉子又是一笑：“侄子，新媳妇进门，三天不分老

小，晚上你麻叔还要去闹一闹房呢。”

“执事”走过来，谦恭地递上一支纸烟，笑着说：“庄长，你看天都响了，别再耽阁了，等会儿你带着弟兄们一块儿去喝杯喜酒。”

麻脸汉子接过纸烟，顺手挟在耳朵上，说：“喜酒要喝，新娘我也要看！”

在苏北乡下，拦路看新娘子，或是索要喜钱喜烟喜果子，按习俗都不犯忌，只要新郎新娘好言好语，拿出喜烟喜糖，笑脸相迎，拦路人都会知趣地让道。不然，拦路人将黑下脸来，油盐不进，不论哪路神仙做说客都不顶用。拦路人多是好事之客，图的是取乐和脸面。苏震乾没有料到新娘进圩门时，苏四麻子会拦路取闹，他冷眼扫了一下苏四麻身后的弟兄们，却没有看见他大哥苏震宏。苏震宏是苏四麻的随从，往日两人总是形影相随，一个脸麻一个头秃，说话冒火星，天王老爷都不怕的主儿。在苏庄二十多年的历史上，苏四麻为自己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苏震乾先是发怵，看到苏四麻坑洼不平的脸一颤一颤地象是沟塘里的蛤蟆，嗓子眼堵得有些恶心，便向花轿边退去。新娘是啥模样他都没有见过，想想让麻脸庄长先睹芳容，心里有些恶气。他看到陪伴新娘的女人们围在轿边脸色木呆，就掀开轿帘，想先看一眼新娘是胖是瘦是高是矮。

这时，轿边的一个女人扯了一下苏震乾的衣襟：“别急，入了洞房再看。”

苏震乾只得放下轿帘，退到一边。他只看到轿中一身红缎面衣裤和红灿灿的盖头布，一双三寸金莲上套着如花似锦的绣花布鞋，看身材是杨柳细腰，中等个头。苏震乾舒了口

气，走到牵着毛驴的牛成彪身边，看了眼牛成彪又看了眼毛驴，说：“你看见大哥没有？”

“没见着。”牛成彪盯着花轿说。

“四麻子要看新娘子。”

“看就让他看吧。”牛成彪收回目光，看了眼苏震乾，“麻子是驴脾气，谁劝都不顶用。”

“这狗东西！”苏震乾低声地骂，“竟找事做。”

苏四麻眯着眼睛扫了人群一遍，问道：“震乾，别躲着麻叔呀，让不让看？今天我高兴，再添添喜气！”

“执事”走过来说：“震乾，让他看一眼吧，时候不早啦！”

苏震乾一甩手：“让他看吧。”

“执事”走到花轿边，说：“新娘子，下轿让庄长看看。”

花轿边的一位年龄稍大的女人说：“新娘子是大小姐，哪能随便就下轿。”

“执事”满脸笑成鸡冠花：“是苏庄的庄长要看，就是苏四麻子。”

女人一怔：“苏四麻子？”

“对，苏四麻子！”

“新郎官是苏庄的？”

“是苏庄的！”

女人脸色鲜活起来，先是一白，转而又青，颤声地说：“糟啦！……”

“怎么？……”“执事”肃了脸，认真地问。

“错啦！”女人跺着小脚说，“我们小姐的婆家是十里

庄的！”

“你们不是郭家庄的？”“执事”一脸迷惑。

“我们是阳街的。”轿边的女人说。

“执事”一拍屁股：“怎么不早说？！”

女人急得跳脚：“你怎么不早说？我以为你们就是十里庄的呢！”

“执事”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女人带着哭腔，哆哆嗦嗦地颤抖。

“执事”转身到了苏震乾面前：“震乾，错啦！”

“怎么？”苏震乾问。

“新娘不是郭家庄的！”

“是哪里的？”

“是阳街的，婆家是十里庄的。”

苏震乾一愣：“那郭家庄的呢？”

“还没到。”

苏四麻在那边问：“新娘怎么还不下轿？”

苏震乾牙一咬，对“执事”说：“让新娘下轿，我要看看！”

“执事”对苏四麻喊：“新娘是阳街的大小姐，说不能随便下轿！”

苏四麻嘿嘿一笑，两排黄牙灿灿生辉，说：“管她是什么，嫁到苏庄，就是苏庄的人！”

“执事”说：“庄长，人家是到十里庄的！”

苏四麻走过来，问：“搞什么鬼画符？”

苏震乾干笑一声：“麻叔，看吧！”

苏四麻一拍腰里的王八匣子，说：“还是侄子仁义！”

苏震乾和苏四麻走到花轿近前，轿里新娘正 嘤 嘤 地 啼哭，苏四麻一掀帘子，说：“侄媳妇，让麻叔瞧瞧。”

轿边一个女人推了苏四麻一下：“错啦。”

苏震乾伸手掀开新娘的盖头绸布，立时眼睛直了。

苏四麻喷着嘴：“乖乖，好俊的一个小姐，震乾，你他妈的好艳福！”

新娘面如桃花，两片柳叶眉，一双杏核眼，直挺挺的鼻梁，樱桃般的小嘴。两行清亮的泪珠如一串珍珠在粉面上滚，两肩在红绉子棉袄里一耸一耸地抖动，使整个身子都颤动起来。苏震乾吸了口气，感到游丝般的香气顺着喉咙滑到了肺腑。他把盖头绸布放下，说：“麻叔，看见了吧！”

苏四麻说：“看见了。”转身走出人群，又说：“起轿吧！”

正说话之际，“执事”喊：“震乾，郭家庄的新娘到了！”

苏震乾整整长袍马褂，掸掸衣襟，走到毛驴前，一蹿腿骑到驴背上，毛驴喷了个响鼻，伸长脖子，趾高气扬地叫了起来。

苏震乾看了眼人群说：“要不是麻脸那狗东西，今天我就娶了两房媳妇啦！”

牛成彪嘿嘿一笑：“进了洞房，就只好出去了。”

苏震乾说：“新娘子长得七仙女一样。”

二

昨天夜里，苏四麻带着十几个人，到十里外的村庄，掏